

历史文化与人间烟火如何共生？来杭州临安街头看看—— 一条衣锦街，半部吴越史

■ 本报记者 刘俏言

在杭州临安区，有这样一条老街，它曾是千年前吴越国衣锦城的主街道，也是1949年以前临安唯一一条街道。新中国成立后，这里逐步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临安第一街”——第一家百货商场、第一家电影院、第一家国营饭店、第一家人民医院、第一家新华书店、第一条公交线、第一家肯德基都“落户”在这里，曾经这里车水马龙、行人如织，1700米长的衣锦街上，饭店、服装店、水果铺、理发店、炒货店、沿街菜贩摊鳞次栉比，是临安最具“烟火气”的街。

然而，随着城市的发展和变迁，衣锦街一度失去了往日光彩。综合整治之前的衣锦街与11条纵向道路相交，交叉口空间局促，建筑年代跨度大，街道界面零碎。随着其他商业街的崛起，衣锦街逐渐被冷落。

近一年前，经过综合整治后，衣锦街焕新归来，唤醒了老临安人的旧时记忆，也将吴越文化根植在老街之中，谱写了一首吴越文化和人间烟火共生的老街新诗篇。

把博物馆搬上街头，让文物回归生活

衣锦城是吴越国一座极为重要的城市，是“一军十三州”中衣锦军军治所在。作为古时衣锦城的主要街道，衣锦街原名“治前街”“直街”，1981年6月被正式命名为衣锦街。历经千年，衣锦城巷未变，结构仍在。

和浙江省社科院研究院的研究员徐吉军一起逛衣锦街，便能多了解几分这里的历史。沿着钱王陵向西走，是衣锦街东面的开端。2024年3月，在综合整治的过程中，项目工作人员在衣锦街天目路口交叉口西南侧发现了吴越国时期的古水渠遗址。在保护的基础上，通过下沉式场景营造的手法进行原地活化呈现，并配套周边环境景观打造“千年衣锦”节点。

“衣锦”二字，何以得名？站在古水渠旁，徐吉军娓娓讲述：“吴越国开国君王钱镠是临安人，民间尊称他为‘钱王’。他一生戎马倥偬，转战南北，但却时刻心系故乡。”

钱镠生长在农村，自幼天资聪慧。16岁时，他弃学贩盐，21岁时，他投身行伍。在唐宋乱世频仍的时代，他胆识过人，武艺高强，脱颖而出。此后，他平定叛乱、治理钱塘，最终建国称王，成为一代雄主。

过了几年王宫生活后，钱镠乡思日重，很想回家乡看看。据文献记载，钱镠共5次大规模返乡，其中以开平四年（公元910年）这次最为著名。当时的钱镠已年近花甲，归乡之时，家乡的山林树木，都用锦缎覆盖披挂起来。宴会上，钱镠借助酒兴，高声吟唱《巡衣锦军制还乡歌》，这便是“衣锦”二字和钱镠的深刻渊源。

《史记》云：“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钱镠的“衣锦还乡”，不仅寄托着浓厚的故土情怀，也为今天的衣锦街增加了独特的吴越文化韵味。

如今，在衣锦街正中段最显眼的位置，吴越文化博物馆的三件“镇馆之宝”的一比一复制品被搬上街头。这里原本是一排商铺，通过小范围的空间腾挪，一面吴越瑰宝的文化墙诞生了，也成为了“衣锦还乡”的背景墙。

“越窑青瓷褐彩云纹熏炉、越窑青瓷褐彩云纹油灯、越窑青瓷褐彩云纹盖罐，这可是三件国宝，工艺十分复杂。”徐吉军说，这是1980年从钱镠的母亲水丘氏墓中出土的三件国宝级馆藏文物，展现了晚唐越窑青瓷火纯青的技艺。

把“文物”搬上街头却不突兀，靠的是巧妙的生活化的融合。衣锦街上，秘色瓷展示区被打造成市民的休息区，复古的砖瓦堆叠出一片供人喝咖啡的休闲区域，复刻版的秘色瓷和当下的烟火气交映成趣，为吴越文化提供了阅读空间。

“临安有全国最多数量的秘色瓷，如果你走进不远处的吴越文化博物馆，就能看到大量吴越国王使用秘色瓷的痕迹。”徐吉军说，秘色瓷主要产于晚唐、五代到北宋初年的越窑，“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此诗中的“千峰翠色”，描绘的就是越窑青瓷的滋润之美。除了钱氏王室自用，吴越国三世五王还频繁向中原进贡秘色瓷，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越窑青瓷的发展。

更多吴越文化的设计巧思，已然融入在与店铺结合的城市肌理之中。街边中国建设银行的外墙上，展示着吴越



民俗踩街活动在衣锦街上演。

视觉中国供图

越文化写真套餐，老店迎来了新客，老街迎来了年轻人。

老街不止有吴越文化，还蕴含着丰富的市井气息。昌化鸡血石的“美照”也被搬上街头；耕织图被做成一系列书签，供行人驻足观赏；临安各处地名的由来，被做成亚克力灯墙，在夜晚让人眼前一亮。天目山文化、浙西民俗和吴越文化，在衣锦街上交织成一首协奏曲。

“自从衣锦街开始改造，我每天都会关注一下新进展。”在衣锦街上生活了20多年的老居民操声华说。改造期间，他还发现文化墙上有个时间标注有误，特地反馈给设计师修改。“我对临安太熟悉了，以前是语文老师，老街上的文化解说我全部读过。”操声华说，如今他经常骑着自行车在衣锦街上穿梭，遇见对街区文化元素感兴趣的路人，他会兴致勃勃讲解一番。

改造并未止步于建筑风貌，整条街以全链路打造雅俗共赏的文化品质空间节点，给游客带来了具备松弛感、疗愈感的文艺范儿。文艺感从何而来？通过留白，局部拆整等方式，衣锦街的停留空间从原有的5380平方米拓展至13282平方米。新增空间被用于盛世华光裸眼3D屏幕、衣锦广场路演平台、吴越瑰宝长廊、福地安民康养健康广场……这些留白空间成为了城市文化活动的新场所。去网红化的设计，让衣锦街既“接地气”，又能持续承接新的文化活动场景。

“老街改造之后，我几乎每周都带女儿来小广场遛弯，吃吕家弄的美食，跟着广场的人群跳舞。”李成林说，几年前他从太阳镇搬到这里，原本只是图市中心的地理位置方便，没想到赶上了衣锦街改造。“摊上了好时候，以前这条街只有本地人来看看病、吃吃饭，现在这里多了年轻人，烟火气也更旺了。”

来老街的游客也变多了。“上午在青山湖划船，下午逛逛博物馆，晚上就来衣锦街觅食了。”26岁的游客宋文说。她提前在小红书上做了攻略，特意来衣锦街找那家叫“一品骨里香”的老炸鸡店。“又热闹又接地气，下次可以穿着汉服来拍照。”她笑着说。

夜幕低垂，衣锦街华灯初上。这里不仅是一座露天博物馆，更是一条活着的文化长河。它没有割裂时空的鸿沟，而是悄然在寻常巷陌、市井烟火里，埋下历史的种子，任其生根、发芽，让其与现代生活的枝叶缠绕共生。

“衣锦”二字，曾是王者荣归故里的华章；今日的衣锦街，则是千年古城写给未来的一首流淌不息的“吴越烟火共生诗”。它用最轻盈的笔触——块砖瓦、一片梧桐叶、一枚古币、一方石匾——在街巷的肌理中续写着吴越的文化密码，字里行间表达着对“东南乐土”生生不息的向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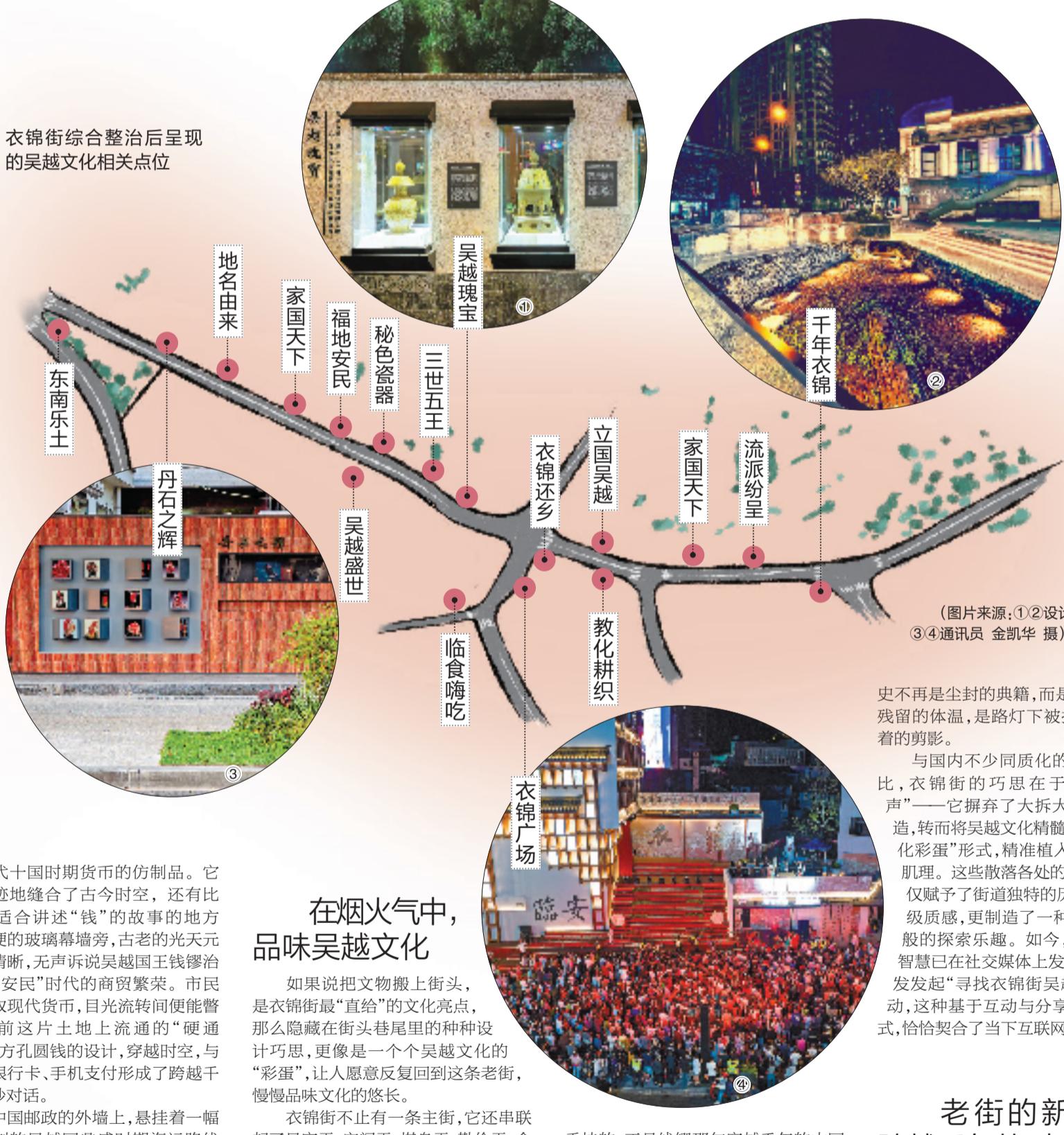
链接

历史上的 “钱王射潮”

钱镠缔造了吴越国，他具有平民和皇家、武将和文王的双重特性，又兼具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领导力和执行力，从水利到营造，从佛学到印刷，多有独到的建树。他不参与军阀混战，而且对内统治相对廉洁清明；他利用吴越国天时、地利、人的优势，不失时机，予民休息，积极开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他把放宽经济、繁荣经济作为城市发展的根本，在内政基本建设上的主要成就体现在修筑海塘和疏浚内湖上。

钱塘江的水患，是困扰杭州发展的关键。钱塘江潮水汹涌澎湃，潮头既高，冲击力又猛，两岸的堤坝，总是这边才修好，那边又被冲垮了。钱塘江潮水给百姓带来了深重的苦难。面对潮水之患，钱镠决定要根除之。公元910年，钱镠上书后梁朝廷，指出“目击平原沃野，尽成江水汪洋，虽值干戈扰攘之后，即兴筑塘修堤之举”。他下令调集数十万军民，在钱江北岸开展了气壮山河的水利大会战，从六和塔一直到艮山门，筑起了一道长达338593丈的捍海石塘。这些工程在前几年的考古发掘中也得到证实。他又派士兵清除江中的大礁石，方便船只往来，增进了与契丹、高丽、日本、南洋等地的通商。他在兴修水利方面做了不少实事，民间给他起了“海龙王”外号。钱镠治好了钱塘江潮侵之患，还留下了“钱王射潮”的美丽传说。此外，他还重点抓了疏浚西湖、大湖、鉴湖、南湖和东钱湖等工程。（文字综合自新华社）

衣锦街综合整治后呈现的吴越文化相关点位



史不再是尘封的典籍，而是广场石凳上残留的体温，是路灯下被拉长的、律动着的剪影。

与国内不少同质化的古镇老街相比，衣锦街的巧思在于“润物细无声”——它摒弃了大拆大建的粗暴改造，转而将吴越文化精髓以轻巧的“文化彩蛋”形式，精准植入现有的街巷肌理。这些散落各处的历史碎片，不仅赋予了街道独特的历史纵深与高级质感，更制造了一种“都市寻宝”般的探索乐趣。如今，这样的设计智慧已在社交媒体上发酵，年轻人自发发起“寻找衣锦街吴越彩蛋”的活动，这种基于互动与分享的“出圈”方式，恰恰契合了当下互联网传播的脉动。

老街的新风貌，跨越千年的时空对话

一条老街，如何在最大程度保留原本风貌的同时适应城市发展现状？衣锦街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行走其间，街头巷尾仍保留着原生的粗粝感和没有过度打磨的历史感。沿线居民外墙采用绿色砂石、彩色卵石、素色混凝土砂石等水刷石涂料，在质感上还原街区肌理；青砖、仿苏红砖、瓦色的景观语言融入店面改造，辅以木窗、排门、歇山顶、飞檐等局部构件改造，不仅还原了老临安人记忆中的老街建筑风貌，还增添了几分吴越古韵。

店铺招牌拒绝“一刀切”，而是根据自身特色全新设计，让老店在保留本色的同时焕发新生。例如开业几十年的“狄氏摄影”，原先只是用简洁字体标注店名，如今的新招牌左侧是以相机镜头为造型的艺术装置，右侧用复古字体写着“狄氏摄影”，背景则是暖色调的棕色格子，复古又大气。老店还趁势推出吴

在烟火气中，品味吴越文化

如果说把文物搬上街头，是衣锦街最“直给”的文化亮点，那么隐藏在街头巷尾的种种设计巧思，更像是一个个吴越文化的“彩蛋”，让人愿意反复回到这条老街，慢慢品味文化的悠长。

衣锦街不止有一条主街，它还串联起了吕家弄、安阁弄、棋盘弄、勤俭弄、会馆弄、新民里弄、禾田弄等多条巷道。这些巷道如今被统一冠以“武肃·里弄”文化品牌，不仅承载了曾经的弄堂记忆，还被植入了吴越国的文化和历史，待人发现和品读。

一家小店的招牌上方，悬挂着丹书铁券的全文。这块我国现存唯一的“免死金牌”，由唐昭宗赐予钱镠，为表彰其平定董昌之功、“卿恕九死，子孙三死”的殊荣。原件现珍藏在国家博物馆的玻璃展柜中，而在此处，它却化作一块抬头可见的“街头匾额”。匆匆路过的行人，买早餐的上班族，或是等孩子放学的家长，只需稍一仰头，便能直面这千年前封建王权的极致象征。它静静提醒着每一个抬头的人：在这片土地上，曾有一位让皇帝都需以铁券相赠来笼络的豪杰，而他“保境安民”的遗泽，至今仍是这座城市最深沉的底色。

我们在设计上讲求的是以吴越文化的内核做原始材料，通过文物、建筑风格、文字等各种形态在街道上的演绎，形成吴越文化的外溢，打造一个线性的可读空间。”衣锦街综合整治工程设计师之一、浙江农林大学园林学院的讲师郭定荣说。这种“泛博物馆”式的改造思路，将文化味融入了大众的生活当中，避免了流于表面的“涂脂抹粉”的装点。

夜晚的街边，婆娑的梧桐树下，暖黄的灯光点亮一枚枚特制的“叶片”，其上